

陳新川 著

十里荷花



1247.7

324

十里荷花



0000068904

37007H

十里荷花

出 版 者：泉源出版社

新聞局登記證：局台版業字第3417號

發 行 人：蘇 俊 源

發 行 所：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段441號

郵 撥：0552568-6 張明茂

電 話：9513476 • 9545042

F A X：9545042

法律顧問：謝 裕律師

出版日期：80年6月

寫在前面

有一段時日生活過得很沈鬱，無法像年少當年對人生勾勒得完美無瑕，對人世間的眞摯情誼產生疑惑。所謂一朝被蛇咬，三日怕繩。

但與生俱有的倔強，很不甘心屈服在冷血的糾纏，傲骨及自信，重新抬頭，而在看淡「單純的心境、單純的觸角」失難復得，十餘載的散文創作也將因此劃上休止符。

我決定把往昔沈緬散文的熱情，移諸小說創作中。

小說比感性的短文更能代表我所要表達的宗旨。在人物創造上，一些自稱「包青天」卻行「包天」的弄權人物；一些把道義掛在嘴邊，專行不義的角色；以及平凡中卻顯現不凡的故事……許多深夜，在我腦海演出一齣齣生動的戲劇。

不管現實的世界如何複雜，多半人的心底依戀的，仍是純摯的情感；一些帶著傷痕的故事，往往有使人心靈悸動的力量。

「十里荷花」所收錄的幾個短篇故事，不是解剖人性，也不是在歌頌人生，只想把一般人的眞情和夢想作一番赤裸的呈現。

較現實、較殘酷的一些際遇，日後在我的小說裡不會沒有。而我自己此刻彷彿重

逢了年少猖狂、追求率真、高貴情誼，且不由自主身陷美夢羅網的自我。

惆悵暨悲憫油然而生。當風雨過後，朝陽必露，我也許珍惜「十里荷花」中每一位主人翁的真心，終不免要為因成長必須付出一定代價覺得扼腕。

不過，愛情的故事基本仍是迷人的，古今中外，誰不為情痴意迷？也只有曾真正愛過的人，才有資格談論感情事；而且擁有這資格的，毋需嚴格的年齡限制。

當然，年輕無疑是最易身陷情夢難以自拔的，十里荷花，是夢非夢？見仁見智了！

陳新川 謹識

一九九一年三月 於板橋

目次

序

鶴淚

不能沒有你

探望青春

吉甫賽女郎

浪漫一夏

楓林小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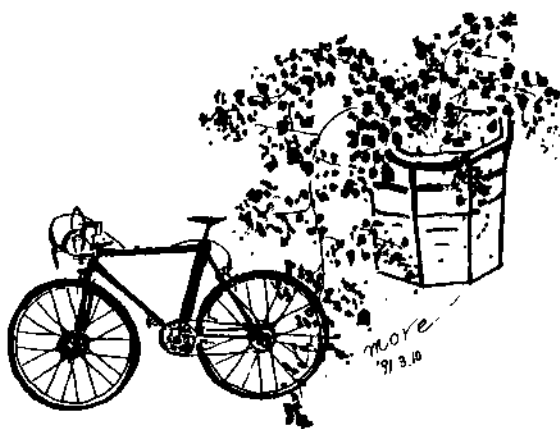
海戀

咖啡戀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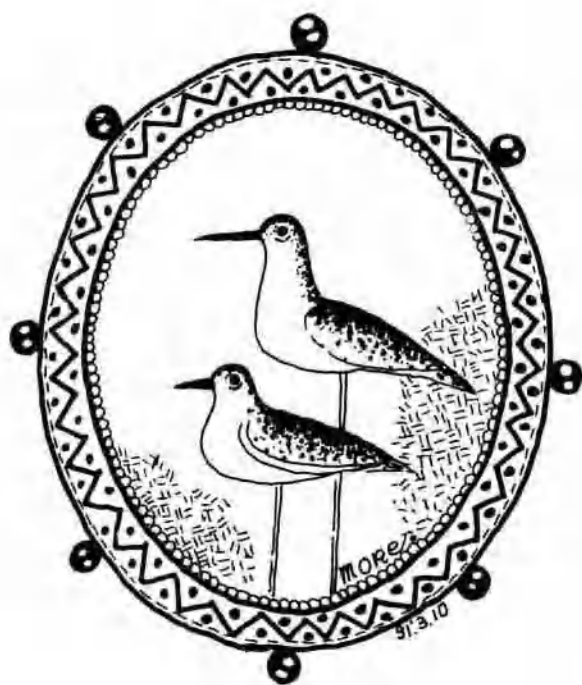
抓一個夢想在手上

十里荷花

184 139 128 110 98 87 69 60 34 1



鶴 涙



—、

「真的要走？」

「既然無法平靜的面對他，換個環境或許能避免傷感。」

「妳不覺得這樣撤退是太傻了？至少妳付出的應該多少有點回報？」

莫小玉搖搖頭，陽臺露重，月光下她的臉看來非常蒼白，而她兀自故作鎮靜。

孟萍想了想，說：「我真替妳不服氣！城國南準是個白痴，他居然不懂得珍惜妳這份感情！小玉，妳的犧牲實在太大了，難道已經沒有挽回的餘地？」

「別怪他，並沒有人強迫我這樣做。不是誰好誰不好，或誰對誰錯的問題；只怪我們不投緣！」

「那——」孟萍還要說什麼，莫小玉止住了她，莫小玉拿出一樣東西：「今晚邀妳來，有件事相託，這是他送我的生日禮物，煩妳代我送還。」

孟萍望著掌內的飾物：一隻水晶鶴，翅膀展開，彷彿正要騰空逸去。

「好吧！」

「謝謝妳，孟萍，妳真不愧是我的好朋友。離開以後，我會想念妳。」

「小玉，記得寫信給我！」

「會的；還有，任何人問起我的下落，答應我，別說出來！」

一抹雲影遮住月光，頓時使大地陰暗下來，遠處的田野一片黑霧籠罩，獨有幾豆銀光閃爍，那是流螢。

兩人陷入沉默；明天？有人說渡過漫長黑夜，就是光明到來時刻！莫小玉不禁感到懷疑，失去愛情的心靈，顯得多麼孤獨、無助！她多麼希望此刻城國南就在身旁，用他強壯的臂膀攬住她，給她一份安全感，給她慰撫；城國南呀城國南，莫小玉心裏發出一句沉痛的哀鳴：「我恨你！」

她立即跌入回憶的深淵：

抱堆夾有生產資料的卷宗，莫小玉推開管理室那扇門。

「城課長，你要的資料我全送來了！」

城國南抬起頭，正和她的眼睛視線相碰，他那一向嚴肅的臉忽然漾出笑意。莫小玉有些不敢相信，不苟言笑的城國南竟沖著自己友善的笑了，他一向是那麼孤高和霸道，在同事們的心目中，城國南是一根鐵釘，不彎曲，沒表情，雖然他是廠內的優秀幹部，似乎上司所欣賞的幹部永遠和屬下有著隔閡。

究竟他的冷峻是出於驕傲或自卑呢？莫小玉猜不透；第一次，莫小玉認真去觀察面前這張雨後初陽一般的臉孔，他的眉很粗，鼻樑挺極，而唇弧有力的鑲嵌在略顯蒼瘦的雙頰下沿，配上茶色的眼睛，看來略呈憂鬱。可是莫小玉不能否認，他的神情流露罕見的剛毅，並且

，她覺得此刻的城國南頗為吸引人，雖然輪廓長得不算英俊，他的眼睛深邃又熱誠，顯然他的內心並不如外貌的冷酷，城國南笑得很好看，莫小玉下個總評！

再說，莫小玉想到城國南每次巡迴現場的姿態，他的身子總略向前傾，他的背反而向後躬出。這大概就是他唯一的缺憾了吧？而城國南不得不武裝自己，一個有缺陷的人要克服自卑，與正常人打成一片，不卑不屈，那需要不小的勇氣哪！

城國南揚揚眉：「莫小姐，是不是人怎麼啦？老半天楞住了。」

莫小玉回過神，一抹紅霞反而招供失態的秘密。

城國南指了指對面的椅子：「請坐一下好嗎？」

和城國南坐得這麼近，僅隔張桌子，莫小玉頗不自在。兩手真不曉得往那兒擺才好？

「那天同樂會妳的表演非常精彩。」

「城課長，請別說笑了，我是被抓公差，不得不硬著頭皮登台唱歌，我到現在還不敢想當時是怎麼模樣？」

「妳不但歌唱得好，臺風也穩，尤其那天，妳穿了一襲白色輕紗，隨歌起舞，真像鶴舞九霄。」

莫小玉訝異的注視城國南，後者的臉上掛著友善，此外沒有任何揶揄的味道，莫小玉吸口氣說：「謝謝！」

城國南打開抽屜，取出一張照片遞給莫小玉，：「那天我爲妳拍的！」

莫小玉一看，果然是自己。她更發現這張照片裏的人竟真有幾分酷似白鶴駕雲的姿態。

「送給我作紀念好嗎？」莫小玉問。

「特地爲妳留下的。」城國南的聲音很溫柔。

管理室靜悄悄的，擺在角落那盆萬年青恣意的伸展闊葉，它可曾聽到莫小玉猛烈的心跳？

二、

加班到八點，出來天已黑，而路燈也亮了，隨著人潮，莫小玉移動身體，她必須加快步伐，免得又擠不上公車，再等下一班的話，平白浪費六十分鐘。

穿過加工區警衛門柵，眼看一部公車擠滿了人正要開走，莫小玉匆忙的跑了幾步，忽被一陣緊急煞車聲駭住，有輛速可達正衝到她的前面擋住去路，驚魂甫定，差點被撞著，她不悅的要開口罵兩聲時，聽到一個極溫柔的聲音：「我載妳回家。」

竟是城國南。

莫小玉略作遲疑，坐上後座。

當車子奔馳在高屏公路時，莫小玉忍不住問：「城課長，你不是沒加班？」

城國南沒答腔，他把車子駛得好快，莫小玉不得不攬緊他的腰。

第一次攬著不算陌生的男人，她的感覺是奇妙的。她望著城國南那不夠挺直的背部，竟然有某種憐恤，造物未免太作弄人，竟給這樣的一名好青年開個嚴重的玩笑。

當她發現這份憐恤超過同事間的關懷時，深感惶惑。

越想越發不安，她沉默下來。

「爲何不說話？」城國南問。

莫小玉報以微笑。

城國南把握把的方向鏡對著她，他捕捉到一個女人的羞赧。

「快到妳家了吧！」

「你怎會知道我住屏東？」

「人事處有的是資料。」

莫小玉恍然，不過，她弄不清楚城國南的用意？

「剛到楠梓去看一位朋友，湊巧遇上妳下班，真是巧合。」

巧合？城國南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，可是莫小玉無意打破沙鍋問到底，讓有些事情保留幾分朦朧不更好？

在一排檳榔樹前停下，城國南望著她，莫小玉問：「看什麼呢？」

「妳。」

「我有什麼好看？」

「老實說，妳並不美，但我認為妳是相當難得的好女孩，妳有顆善良而美好的人。」

莫小玉被他的直言曉住了，「我，我——你對我的觀察是一種浪費，浪費你的時間和精神。」

「還有，」城國南又揚揚眉：「妳像一隻閒雲野鶴，逍遙自在的飛翔在妳自己的天空，使人羨慕又妒忌，我相信妳的生活天地一定很純、很美好，坦白說，我很欣賞像妳這樣的女孩，有深度、有個性。」

「你的讚美太好了，我不敢接受。」

城國南深深的凝睇一番，說：「我要走了，妳一定很累，早點休息，我喜歡蓋著玩，別太認真。」

他說走就走，等莫小玉想到該請他進去坐坐時，人車已杳然，甚至連「謝謝」一聲都來不及說。

莫小玉站在門外，恍恍惚惚，她預感到，似乎有什麼特殊的事即將發生了？

當晚，她的日記上寫下幾行：

依稀有人影闖進來，他的名字叫『城國南』。

翌日，城國南來現場巡視，莫小玉見到他，忽然莫名的緊張。還好，城國南沒嚙什麼，例行查看一下工程作業之後便離開，不管舉止言行，他都沒洩露什麼，也許，也許城國南真的是偶然遇到自己，偶然乘興送自己回家，偶然說了許多感人的話，偶然……：

一切均只是偶然完成，他早就忘得一乾二淨，莫小玉呀，妳怎會這樣認真？他不是說過「別太認真」嗎？

莫小玉目送城國南的背影離去，悵然若失。

意外的，下班前莫小玉去管理室取回卷宗，城國南不動聲色的交給她一些表格，當她回到崗位隨意翻閱資料的批示時，有張字條掉下，撿起一看，龍飛鳳舞的字跡呈現目前：「今晚七點半，我在『飄』咖啡屋等妳，肯賞光嗎？不見不散。——城國南」

她把字條揉到胸前，低呼著：「噢，城國南！」

原來這根本不是巧合。她真佩服城國南的演技，不把喜怒哀樂形諸於色。

當夜，莫小玉依約前往。

「飄」咖啡屋迷漫著咖啡的香醇，柔柔淡淡的燈光，輕輕嫋嫋的音樂，細細綿綿的低語在戶內飄溢著。

城國南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她走過去，在城國南對面坐下。她驚覺桌上擺盒蛋糕，城國南正把蠟燭點燃。緊接著是，麥克風傳出一道喜訊：「恭祝來賓莫小玉小姐生日快樂。」生日

快樂歌隨即播出，而全場報以掌聲。

莫小玉又驚又喜，她急促的輕問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城國南的臉孔在燭光中閃現光輝。

「今天是妳的生日，我們來慶祝慶祝。」

「你知道我今天生日？啊，我自己忙得都忘了。不錯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城課長，我真高興，噢，我不知該說什麼才好？」

莫小玉被城國南的細心所感動，一時雙目迷濛，她慌忙拿出皮包，一陣翻索，糟糕，急著出門，手絹都忘了帶。

「用這個吧！」城國南掏出他的手帕。

莫小玉揩過後送還，她語重心長的說：「謝謝你，城課長。」

「叫我名字，這兒不是廠內，妳不必以頭銜來尊稱我，小玉，我的話對嗎？」
她點點頭。

「先把蠟燭吹熄吧！」

呼！

蠟燭熄了，城國南握住她的手切下蛋糕。

「生日快樂，小玉。」

他喊得那麼順口，彷彿兩人已是熟絡的朋友了，莫小玉的耳朵盡是城國南略帶沙啞，低低帶點磁性的聲音：「小玉、小玉、小玉……」

「我有樣東西送給妳作紀念。」

一隻包裝精巧的小盒子交到莫小玉的手裏，她不敢接受。

「我不能要你的禮物。」

「這算是什麼禮物？小小的裝飾品而已，妳拆開看看好嗎？」

是隻水晶鶴，莫小玉眼睛一亮：「牠真美！」

「就像妳！」

不知幾時，城國南的手握住小玉的手，更不知握了多久？莫小玉感到一道暖流，從他的手掌源源不絕的流進自己的心坎。

「我一點兒也不美，真的，我只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女孩。」

「妳太低估自己了，小玉，不管這是否妳的謙虛，我的眼裏看到的，是一位純潔又有內涵的少女。」

「我已經不夠資格承受你的讚美，我的年紀不容許我再假冒年輕。」她幽幽的說。

「在我面前，妳是的！」

莫小玉忽然覺得，城國南和自己相距何等接近。

「我一直在等待，一直在找尋，一個純潔而重感情的女孩，以前，我不太相信會有這種福運，現在，我不得不說，我似乎是幸運的人，當妳執著麥克風上臺演唱的那一瞬，我才發現，過去我的眼睛被蒙蔽了！我們認識這麼久，我竟不知道我所要找尋的對象竟然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？妳唱那支『春游』時，給我的心靈無比兇猛的衝擊！一襲輕紗，純情高不可攀，我一直不敢說出來，怕會受妳拒絕，我苦惱甚久，最後還是想辦法親近妳，我怕我再不採取行動，萬一妳像白鶴飛走該怎麼辦？」

城國南喃喃的說。

莫小玉傾聽著。她終於幽幽的說：「這一切太快了，令我不知是眞、是幻？而你千萬不要把我想像得太好，我擔心有一天會叫你失望。」

「不會的，我有自信。」

三、

「春風吹面薄於紗，萬人妝束淡於畫；
游春人在畫中行，萬花飛舞春人下。
梨花淡白菜花黃，柳花萎地芥花香；
鶯啼陌上人歸去，花外疏鐘送夕陽。」